



我与世界杯的情缘

梁征

随着卡塔尔世界杯即将开幕,足球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从我记事起,共经历了1990年至2018年的八届世界杯,这段时间我经历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对我来说,世界杯记录的不仅是各种比赛,更多的是关于自己人生的印记。

1990年,我11岁。在那个意大利之夏里,还是小学生的我完全不懂什么是足球,也没有看过一场比赛。只是从那时起,我隐隐约约知道了有个东西叫足球,有种比赛叫世界杯。我的世界杯记忆,就从那时开始了。

1994年,我15岁。世界杯在美国举行,我在电视机上看到一群人,他们穿着色彩鲜艳的衣服,在炙热的阳光下追着一个皮球奔跑。叔叔告诉我,这游戏叫作足球,他们在参加一个叫作世界杯的比赛。从那时起,足球和世界杯伴随着电视机里的画面,永远刻在了我的心中。因为是首次看球,也不懂得足球比赛的规矩,那届世界杯,只记得马拉多纳半途因药检问题而退赛,巴蒂斯图塔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就上演了帽子戏法……那年夏天,父亲给我买了足球,我也开始学着踢球并热爱起足球。

1998年,我19岁。我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杯应该是从法兰西之夜开始的。从1994年开始看球,过了四年,我已经是个球迷了,对足球已不再陌生。比赛场上,追风少年一战成名,贝克汉姆用红牌的代价为年轻气盛买单,亨利和特雷泽盖双子星初露锋芒……足球史上球星产量和质量最高的“70后”黄金一代——齐达内、里瓦尔多、罗纳尔多、克鲁伊维特,在他们巅峰的时期汇聚法兰西,再加上巴蒂斯图塔、博格坎普、巴乔等巨星,还有那令人热血沸腾的主题曲《生命之杯》,从此刻印在我的脑海里。观看世界杯的时候,健力宝饮料成为我看球的最佳伴侣。那年夏天的味道,是一种甜美的味道。

2002年,我23岁。那一年,世界杯在韩国和日本举办。我大学毕业,在一家国企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由于常常需要值夜班,我和同年入职的好友在办公室里,用我那台笔记本电脑看直播。这届杯赛对中国人来讲是记忆深刻的,米卢带领的中国队第一次进入世界杯,可惜三场比赛一球未进。也是那届杯赛后,我渐渐崇拜起留着阿福头的罗纳尔多和莫西干头的贝克汉姆。托蒂、因扎吉……这些名字也进入了我的记忆。这一年,忘不了那个追着问我什么叫越位,却还是熬夜陪我看球的姑娘。

2006年,我27岁。那年夏天,德国世界杯如期而至。家里正在装修房子,出租屋内,一台老旧的吊扇在头顶“吱吱呀呀”地转着。我在炎热无比的夏夜里,围着一台电视,为心爱的球队打气。决赛那夜,天气格外热,我的背后长出了满满一排痱子,老婆每隔一会儿就用花露水替我抹一把。罚点球的时候,老婆紧张得不敢看了,揪着我的衣服遮住她的眼睛。直到窗外传来“意大利!意大利!”的吼声,她才发现我的衣服已经被扯得变形了。那一届的世界杯,是花露水抹在滚烫的背脊上的透心凉。那年夏天,风铃清脆,我深深爱上了足球,爱上了镜头中奔跑的球星。

2010年,我31岁。南非世界杯在夏奇拉的歌声中拉开了序幕。这是一届让我完全完全感受到足球魅力的世界杯。那时,刚开始流行起手机上网,每天早上,我都会用手机查看一下昨晚的赛果。那年的西班牙得益于巴萨的体系,以近乎无敌的态势获得了冠军。随后,我喜欢上了皇家马德里球队。那届的世界杯,我为心爱球队捧杯而欣喜若狂,为主队遗憾出局而痛心疾首,尤其是与好友边看边喝酒边聊的快意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2014年,我35岁。巴西世界杯来了。四年一次,世界杯就像计数器一样串起了回忆,也在提醒着我们时间如流水般流逝。这些年,因为工作、家庭因素,我们很难再像上学时那样经常聚到一起踢球看球。随着绿茵场上一些熟悉身影的消失,好像属于我们的那个时代也在谢幕。非常怀念过往的那些美好时光,那是我们的芳华。我们把所有的热情单纯地投入这项激情的运动中去,经历了很多很多的美好时光,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回忆,积淀了深厚的友情……而这届世界杯,却没有给我留下特别的印象。

2018年,我39岁。莫斯科卢日尼基体育场的入口处,伴随着夏日的阳光和清脆的风铃声,那些往昔中陪伴我们走过青春时光的画面,也重新走进你我的生活。因为世界杯的意义早已超出了足球竞技本身,成为一种类似年轮的时光标记、一种文化符号、一次狂欢的盛会。

2022年,我43岁。当卡塔尔世界杯的脚步日益临近的时候,回首与世界杯有关的日子,不禁感叹,我都经历了这么多届世界杯。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就像“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一届世界杯的体验都是独一无二的。尽管冠军不断更换,儿时崇拜的球星一个个成为老将,传奇的巨星也陆续退役,但那些镜头,那些欢乐、忧伤的故事见证了我们一同成长的青春。对世界杯的记忆就像某一首歌的旋律会倏然把人们带回过去的某个场景一样,世界杯也刻着我们在那个时候的影子。

薛亚英

在我的手机备忘录里,存着三个友人的生日信息。每当他们生日的时候,就发给他们一个祝福。

现在每个家庭都会给孩子做生日,往往还大张旗鼓地发朋友圈,表示隆重庆祝。这是很好的仪式,庆祝生日使每个孩子显得独一无二,让孩子感觉自己是被受到命运的眷宠。因此,每个孩子都特别盼望自己的生日。

比如我家大女儿,去年年初就长得比我高了。她的生日在农历九月底,春节刚过,就眼巴巴地掐日子:我还得再九个月才过生日;妹妹早一些,也得将近九个月呢!爸爸最早……我被唠叨得烦了:“生日,生日!整天念叨着你们的生日!全家就妈妈生日最早,你们怎么都省略了?”她这才恍然大悟起来:“对了,妈妈,你生日是哪一天?”我不理她。她问妹妹去:“妈妈生日是哪一天?”小女儿从书里抬起头:“好像是4月份……对,是4月份。老爸,妈妈生日是4月几日来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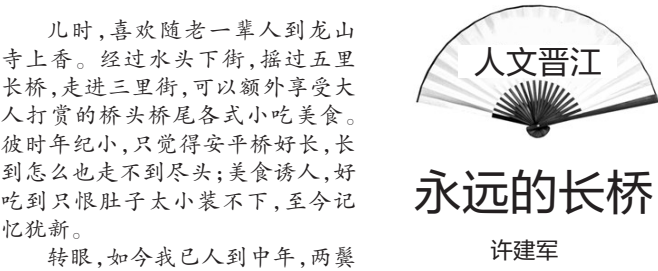
结果父女三人最终都没把我的生日弄正确。

你会奇怪:他们父女傻呀,看身份证不



天下无桥长此桥

陈巧玲 摄



儿时,喜欢随老一辈人到龙山寺上香。经过水头下街,摇过五里长桥,走进三里街,可以额外享受大人打赏的桥头桥尾各式小吃美食。彼时年纪小,只觉得安平桥好长,长到怎么也走不到尽头;美食诱人,好吃到只恨肚子太小装不下,至今记忆犹新。

转眼,如今我已人到中年,两鬓初白;回首几十年风雨无阻,日行五里,与安平桥的亲密接触,心中感慨万千……

桥是摆渡的船,船是往来的桥。五里桥,你分明是我生命里程里,那一艘摆渡时光的人生长桥。晚秋午后,气温不冷不热,正是无上清凉的时候。赤足行走在厚重的石板上,脚下尽是时光碾磨过光滑的桥面。

安平桥气势磅礴,如一弯长虹蜿蜒卧波,从遥远的南宋款款而来,跨越潮起潮落的海湾。历史的磨难不曾冲垮它,千年亘古风吹雨打,它岿然不动。泉州自古有言:白天安平桥,黄昏洛阳桥。一座连心桥,串起东西晋南线,连接家乡马江出海口,曾经缔造了刺桐光明之域的海丝安平古渡。

中亭的石碑林立。最早的明天顺三年(1459年)的《重修安平桥记》石碑已经镶嵌水心亭墙身经年。从古今今,造桥容易护桥难。每逢修桥,经费大多靠民间募捐和乐施而来。历代的满街泉州圣贤,精心维系祖宗精巧智慧、充满原创的结晶产物。物是人非,石头砌就的安平桥,历经千年岁月洗礼,“样貌”与初建时竟然相差无几。

波涛汹涌的海浪声渐远,一代文豪郭沫若笔下:“五里桥已成陆上桥”。伫立桥上,回味它坎坷波折的历史,现代人依旧心有余悸。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八级强震袭来,晋江两岸房屋纷纷倒塌,不远处的姐妹桥洛阳桥也毁损严重,唯有“天下无桥长此桥”的安平桥奇迹般几近完好。

上世纪50年代,安平桥两次差点被拆除,还好最后都被文化部门和有识之士挡了下来,安平桥可谓“劫后余生”。

1961年,沉寂多年的千年古桥安平桥终于扬眉吐气,它和长城故宫等诸多知名建筑一起,被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五里长桥实至名归,如愿跻身“国保”之列。

上世纪9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我有幸分配到南



就得了。实际上,我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是错误的。

我父母和我姐弟三个,一家五口,只有我和二弟的生日是确切的。我是沾了排行的光。因为我是第一个孩子,母亲把我的生日记得牢牢的(近几年也忘了)。我二弟呢,出生日期特殊,三月廿一,妈祖诞辰之前两天,母亲正要去磨米粉,肚子痛就生产了,因此母亲印象比较深刻。可是我跟我二弟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与真正的生日就对不上号,我们的月、日都错了。我二弟年份也错,写成跟我同年了。我三弟呢,母亲只记得是农历六月份出生的,可是身份证写的是3月份,当然是公历的。我母亲身份证上可以确认的是年龄错了,她是1949年出生的,写成了1951年。由此推断,我父亲身份证上的生日也

很不可靠。

这种状况如今不会再出现了,每个人的身份信息都十分准确。这至少反映了社会对每个个体的看重,相比之前的浮皮潦草,是一种进步。

个人对待生日的态度跟社会类似。为什么我只有三个友人的生日信息?因为我们这辈人大多并不看重自己的生日。他们三个人的生日都是我无意中看到并记录下来。

可是,每个人都忍不住会关心自己的生日吧?去年生日时,有个多年未见的朋友恰巧跟我聊微信。我道:“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他说猜不出。“我生日!”他马上开心地祝贺我:“生日快乐!”

因此,在女儿稍稍明事理的几年里,为了不让女儿忽略我这个母亲,我也张罗着为

安水头镇工作,就这样继儿时之后,再度与安平桥结下不解之缘。曾经无数个傍晚,我下了班的第一件事,就是行走五里,伴着“安平夕照”。

那时,安平桥一度很受伤。桥东桥西两端,芦苇横生,湖面堵塞,水壳不畅。尤其是晚上桥上照明灯时亮时不亮,导致桥上人流稀少,古桥尽显孤独与沧桑。

走出望楼,走在路上石板桥上,时过境迁,陆上石板桥面早已斑驳。

倏忽之间,时光飞逝,我仿佛一日之间,从青春走到中年。澄汀院里,走出的可是一代南山宗师李叔同?骑着高头大马匆匆而过的是明代家乡海商巨贾郑芝龙?瑞光塔下,埋头苦读的少年是朱熹抑或郑成功?

长桥跨越千年,武士扼守桥东,将军据守中亭。一时间,我化身战士,和四尊宋代石将军一起,痴心守护古桥千秋。

2012年,桥西水头和桥东安海两个经济强镇先后发力,投入巨资整治、改善安平桥周边环境,陆续建成五里桥湿地、安平桥休闲公园,“鸥鹭点波”“绿林生华”“西畴春晓”“芳草竞莺”“荷浪抱夏”“水国安澜”“鹿径水云”“鸥渚听鹏”“瀛洲香海”“安平飞虹”……东西两岸景点如云,千帆过尽,人们翘盼的安平桥终于满血回归。

2014年,东方古港、海丝起点城市泉州启动“古泉州(刺桐)史迹”世遗申报活动,安平桥遗憾只被列为候补,无数桥之爱护者和泉州人扼腕叹息。冥冥之中,幸运之神再次眷顾安平桥。2018年5月,泉州申遗项目正式更改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安平桥终于如愿成为申遗点之一,人们欢呼雀跃……

2021年7月25日,走过三十多年,再一次停留在桥东,我和欢呼的人群一起,迎接申遗成功的佳音。欣喜若狂的我,填下《沁园春·五里长桥》的词:“海面安澜,卧虎藏龙,五里桥西。看晨曦红晕,湖波激荡,人行其道,车马声稀。鹭鸟昂扬,野兔游戏,望宋时繁华复回。思前后,叹今朝世道,旧貌新堤。将军固守难离。瑞光点灯金榜早题。眺远登高处,鸡笼山翠,喙嘈喳起。锣鼓声威,抓鸭湖东,横生野趣,赞海丝名镇奋飞。观方外,喜繁花似锦,天下称奇。”

天下无桥长此桥,人生无爱逾此爱。安平桥,我心中一生永远的长桥,愿人生易老长桥永不老。



从“乌小”出发

徐建平

前些日子,我才听说,我所任职的“晋江五小”有个外号叫“乌小”(闽南话,“五”和“乌”相近)。之所以有此称,据说是我们学校的师生都有个特点,皮肤都是黝黑黝黑的。我一想,好像还真有这么一回事。个人分析原因,学校的正上空是飞行航线,因限高,学校周边的建筑楼层低,操场上没有高楼的阴影,阳光无遮无拦地直射在大家的身上;而且,学校建筑多建于早些时候,没有连廊和架空层,孩子一到教室外,就必须接受紫外线的洗礼。此外,学校利用所在地陈埭是中国运动品牌聚集地,充分发挥体育特色,目前有国家级的足球和轮滑冰球特色学校两张“国”字号招牌;因此,一到课余时间,无论阳光多烈,总有孩子不顾老师的提醒,在操场上快乐地奔跑、追逐,而皮肤黝黑,也成了我们学校师生共同的“标志”。

四年前,我到五小工作后,挺想改变一下。如果孩子都是白净斯文,书卷气浓些,这样才好。但有一天傍晚,在操场上,我改变了想法。

这几年,因为疫情关系,学校增加了课后服务,学生放学的时间不像以前那么早了。学校老师为了学生安全,一遍遍地催促着清校,可总有孩子在操场上踢足球、打篮球、打冰球、玩轮滑,舍不得离开,与老师“捉迷藏”。一开始,我也帮着请孩子们赶快离开学校。但是那天,几个孩子在操场上开心地踢着足球,而家长在边上静静地看着。天色渐晚,我好奇地问一位家长:“你怎么不急着带孩子回家呢?”她回了一句:“校长,让孩子多踢一会吧!等上了中学,他们想踢都没有时间了,这段时间,应该是他们最快乐的光光了,皮肤黑点我们不怕,暑假两个月就变白了……”我怔了一下,内卷的年代,学业的压力如影随形,这是家长真实而又普遍的心声。童年无法重来,让孩子们尽情挥洒吧!从那天起,只要孩子们在操场上运动,我便不再催促他们回家,有时还和他们一起锻炼。后来,有些上了初中、高中的学生来看我,打趣道:“我们学校怎么没有办初中、高中,如果能一直读下去,该多好。”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灵气”——眼神澄澈明亮,这源自孩子持续积累自信后,对于所处环境一种不慌不忙的掌控。没有了这种积累,孩子的生长秩序可能会遭到破坏,从而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反应。孩子们小小的肩上,背负着父母的焦虑、社会的竞争,和自我成长被压抑忽视的诸多种种不适。社会日新月异,好像一条看不见的鞭子,催着父母逼孩子一刻不停地往前跑,无法停下来,观察自己的孩子究竟喜欢什么、适合什么、想要什么——所以,应该给孩子多点奔跑、玩闹、发呆,甚至在操场上打滚的时间,这是对童年的守护和致敬!

今年的毕业典礼上,我送给孩子们一句话:“世界永远在你的前方,五小一直在你的身后”——孩子们,从“乌小”出发,请永远保持微笑,不忘奔跑,找到属于自己的最佳位置,散发自己的光芒——只要你眼神发亮,心中有梦,不要怕皮肤黝黑。

(作者系晋江市第五实验小学校长)



月亮的开口 (外一首)

郑红艳

不知谁,掀开
月亮的开口,月华
流淌,化成一道如练银河

明明,映照高楼
你却轻纱垂帘
低头轻叹,不解长夜为何又远游
风起叶落,何处解相思之愁?

眠床易冷,漆篮飘落
月儿又圆,冷帆
是你海上远航的沉默
冷月,是我不忍触碰的孤独

清辉侵半影,想你无遗
如果月亮的开口是想念
那么,皓月如霜的尽头是什么?

在满载星河的相聚里沦陷
在被爱过的月光里独自黯然
生灭不断,思念却永远闪着光芒
如天上,千古明月映古塔……

洒满一身月的思念

月儿,依然是书桌前的月儿
吹灭读书灯,你却在哪里?
兴许,明月清冷的光辉里
渗透着我对你的思念
点点滴滴,随月光坠落
只怪露华浓,思念太沉重

曾经,那如水中藻荇交横的中庭月
交织着苏轼思亲盼团圆的炙热
曾经,那随风直照夜郎的龙标月
携带着李白对王昌龄左迁的慰藉

今夜,月儿圆了又圆
我愿,穿越古今的明月
托付我一生的幸福
我欲说还休,你吹灭窗前灯
你能看见,洒满你一身的
是我的思念……